

浮山文集前編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擬上求讀書見人疏

臣見艸莽之士。伏闕上書。甚數數也。大者徵顯秩。次者蒙采納。最下亦見容。不抵於死。誠我聖明能受諫矣。然臣不敢謂聖明能受諫也。今之上書。皆未敢有直言及左右者。况責難於君乎。上書之弊。莫甚於今日。臣在艸莽。復何敢踵其弊。然竊見天子之聖。求賢之急。天下之大。卒未有一言得治天下之要。而冒死爲君直陳者也。夫古之犯顏敢諫之士。言切君身。直指左右自

分必死。而聖主往往容之聽之。誠以主聖則臣直。故樂求直言以治天下。天下所以不治者。上下之情不通也。求直言則上之情通矣。敢直言則下之情通矣。而其要在於讀書。多見人讀書則知求言之當急矣。多見讀書之人則知聽言之甚樂矣。上下之情一通。則宮中府中。事爲一體。壅蔽不生。奸邪之計無所施矣。夫聖主亦何樂於壅蔽。以成其尊嚴如神哉。其間有利於尊嚴者。然後乃使上下間隔。上下間隔。乃冀倖英敏之必用耳目。用耳目以爲察察。而彼乃得從中竊其權焉。千萬金之家。其僮僕左右。卽利其主人翁。作使貴倨。不輕接見賓客。然後得蔽之以爲乾沒。或借勢以氣食人。况君門遠於萬里者乎。我皇上聰

明天縱。法祖無斁。古之盛典無生不行。而卒未得一效。求治而亂不止。除弊而弊日生。此何故與。徒見羣下日以堯舜誦祝耳。主誠堯舜矣。而欲效唐虞之治。不可得也。特異事殊。太古甚遠。三代之事。且不相及。高皇帝嘗從容問宋學士濂。而濂僅以漢高祖唐太宗爲對。夫豈不欲誇張其主哉。誠以治貴切實。卽起堯舜於今。亦不樂有臣下之誇張也。臣欲直言。請從此始。惟願陛下勿以漢唐宋爲臬。而反復其利害。則咨命關門之治。幾何而不庶幾焉。前代亂國。多出於勳貴。貴戚。后妃。公主。宰相。宦官。而本朝憂勤。法度甚善。六者之患。已弭其四。豈非熟察於漢唐宋之利害哉。誠以漢唐宋之事。日熟察之。前鑑不遠。其害安在。

用宰相何以治。何以亂。用宦官何以治。何以亂。其間賢與不肖。孰多孰少。受諫之朝。何以治。拒諫之朝。何以亂。此甚較然。不待智者而決也。又况經聖人之省覽乎。故一讀書。則法古可以興利而除其弊。一讀書。則賢者易以合。而奸人不得以欺隱。一讀書。則天下之士風鼓舞。而爭求實學以濟時。一讀書。則漸與士君子親。而天下之事得以上聞。至于日與士君子親。而天下之事得上聞。則堯舜治天下之要道不越此矣。如今者。武英平臺之間。未嘗不召對終日。然召對諸大臣。或老病。或黽淺不學。而九重黃屋。尊嚴不測。俯伏頓首。上視天威。已失其生平。及一問而無以自對。則流汗已爾。又安能悉心畢議於前乎。則以國家

之制特尊。而君臣之情不相決也。唐虞之堂，都俞賡歌，遂成隆古。卽三代以後，如漢武帝時，侍從執戟，日親羣臣。柏梁燕會，至今爲美談。唐太宗時，五品以上，皆更宿中書省，數延見問。豈非天下事，非如此上下洽通，不得上聞乎。又見夫妃嬪宦寺，誠不若士大夫相對之足衆也。太祖成祖時，時與諸臣議事，宴侍不輟，莫非可傳可法者。臣請得從今以往，自乾清宮外，乘輿衛從，皆用士人。使時有所譏諭，蓋小臣懷忠，可以犯顏。若大臣則自有其體耳。其大者無過於經筵。近習先期上講章，有所忌諱，則皆漸之。翼日御前，尋章一誦而已。豈所稱日講意耶。日者天祐聖心，慨然一問，而懷忠諸臣，亦得以少悉時弊，非明效與。奏牘

之煩能不厭而忽之何如覲面剖陳也庸詎無關白副封者乎
果其大臣日被晉接而小臣亦得親侍從上下洽通知無不言
人材長短可以習而知之天下之故可以商榷而講求之取鑑
前代則有資治綱目遵奉本朝則祖訓在前而丘濬衍義補可
謂詳備欲更何政欲興何典卽與諸臣講其源委而後行焉豈
必藉刑餘爲顧問考典故哉獨太息者今之大臣本不讀書一
柄國政則高峻其門不復見客又安望其開導聖心以讀書見
人耶朝廷奏疏半如爭訟半爲文移以不讀書故也故艸野亾
俚之好猾擯斥不遂之腐儒皆得上書而亂日昃之聽又安在
不令九重輕薄士大夫乎此臣所以願陛下讀書而天下之臣

子不敢不讀書也。臣子莫不讀書而陛下日見之亦甚樂也。多讀書多見人。而上下之情不通者未之有矣。皇上如欲效堯舜之治。則請聽臣之直言。始臣乃敢言治兵理財之事。以備采擇。

馬

史漢釋詁序

爾雅一卷曰釋詁。詁古也。訓古今異言也。自始作籍。迄於今數
變易不一。其言頗譎。蔡斯作蒼頡六章。高作爰歷七章。太史令
胡毋敬作博學七章。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楊雄作訓纂。班固續
之爲百有三篇。字無複。許慎作說文十五篇。皆以明六書。詁其
義也。漢尉律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郡
祿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不正。輒舉劾之。章句雖小學
然不能章句達於古訓。而號能屬文。文乎。吾嘗謂文下十三經
而史漢爲可觀。下此不逮矣。龍門扶風。父子績業。觀盛見衰。游
異傳。齊百家。善序事理。上下洽通。固不具論。獨卽其章句。慮皆

爾雅爲近古。洽聞者旣或聞耳。不可勝用也。今所謂學自治一經外。不違它矣。能誦歐蘇家數文。侈謂成一家言。誣書如是。足也。何爲其九千字與。其推贍博者。謂其涉獵諸子。襲取逸記。及它小籍也。西京之言。或罔聞知。夫然屬辭成章。欲其近爾雅。遠鄙倍乎。安怪其美齊東野人之語也。前見有身爲天子大臣。不能對三物六德者矣。使如社業受禮。素近說字未央庭中。能無恣邪。余故憺憺。雖耆其耆讀書。然不能強記。嘗以爲古文簡多通。今益附會。其義逾支。人苦不洽聞。其用之數以批繆。宜也。余因彙史漢章句而編之曰史漢釋詁。其義近古者釋之。索隱諸家。亦多雜厝不當。則以意定其非是。卽不鉤撫毛舉。庶指大意。

矣。嗚呼。是賢於博奕耳。鄙事。身敢自頹爾雅。釋詁哉。或當諷者。
爲尚書史云。崇禎戊辰冬方以習書于澤社。

五言古詩序

五言古詩言者考三百篇無不爾或承祜啓我後人俾爾熾而
昌胡然我念之以爲類然什中十一章未嘗備也備之自漢始
四言以降作者言其志所之考比興之遺意祭人深恩咏嘆之
不足大都善五言古者近是滄溟以爲唐無之誠然哉唐以律
盛用錄士然予嘗以爲其律七言孫其五言其古七言爲最盛
其絕句爲殊尤獨卽其可觀者天寶以後不必盡擯也六朝於
諸體雖漸以興然一時稱能詩者率以五言然屬辭比類務崇
浮華其調已盡故難爲咏嘆耳論者未嘗不嗟比興之失也建
安中吾亦謂惟曹氏父子猶可稱善嗣宗詠懷思深哉學元亮

者不免自放矣。謝陸鞏諸人，惟麗是工，卽追琢盡金玉乎？吾謂甚無謂也。明遠文通，皆得才士風，然佳者爲唐人戶牖矣。河梁十九首，不亦希聲也與？夫古五言原於三百，鞞籍于楚騷，其指故遠，其興微，其言爾雅，壯士之悲憤，離人之憂感，至矣。好色怨誰，毋亦有遺意乎？以後之人，采藻竒字，錯之成章，文而不情，其異者則又以市井之言爲美耳。然苟有能優孟其辭者，起能不稱乎？余聞爲之編之，叙其自出，集諸古歌行樂府，若章五言備者，彙爲一帙，以當好古者之咏嘆，不也焉。

清芬閣集跋

智仲姑母適姚公前甫氏再期不夭乃請大歸守清芬閣中此清芬閣之所以有集也姑少好詩書善白纈古先生不事諸娣饋笑有丈夫志常自恨不爲男子得樹事業于世又不幸罹此艱苦膺心居矜又安敢以女子著書名哉自丙午歲與余母朝夕織紵以下俱共事殷勤之餘時或倡咏伯始間歸而和之閨門之中雍雍也爾智未束髮夢夢不知所奉暨稍長離經小學克共侍命而吾母卽世媿媿鐘凶莫適與歸問我諸姑仲氏任之蓋撫余若子者八歷年所無間也矣嘗曰吾不幸不獲從地下長累父母父母故罔極吾姊妹皆安榮備福月朔歸寧屢辱

顧問我何言哉。宜人知吾心，亦復蚤逝。嗟夫，家事大小，一莫敢問。禮曰：內言不踰閫。詩曰：無非無儀，况寡婦乎。自感宜人意，諸子女飲食常治，衣裳當澣，俱身先操作。間命婢必慰諭遣之。其淑慎如此於乎。自智不得違事吾母，以不得不于於姑，敢不母事吾姑，以不敢於其親乎。其所著述，每從幃下，紀諸篋。至今以帙積錄存之，偶執吾母教，佩居遺稿示余曰：邛無若，弗與言也已。所與言惟淑人。淑人又傷無子，女子慷慨而有所發憤，獨非然耶。然所爲輟棄，存者十半，以爲女子不以才貴，故其刪宮闈詩史也。斷斷乎必以邪正別之。嗟乎，女子能著書若吾姑者，豈非大丈夫哉。今年伯姑自任中選，其生平篇什，以書屬余，壽諸

水以不朽。余亦因以盡所達事北堂之意。庶其妥而崇禎已已。
冬以智書。

曾子序

仲尼以子輿爲能通孝道授之業作孝經。然在身通中參獨魯。夫參之不可及者魯也。萬里之感。遊越而泣。迄於知免。行不必盡。已非端木以下所能已。余友周農父篤行君子也。然其人博學好古。善著文辭。又兼言與卜焉。顧自以爲間嘗考禮記家語論語。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及它逸記子輿之語。凡而次之。極詳備。爲之注。以示將來。其志何居。農父家貧。少喪父母。寡兄弟。長而好學。不苟爲世俗浮夸。立身以爲事。每誦孝經。未嘗不泣也。嘗以爲世之傑出。慮眠眠皆翹明。以知自將。事輕俠。通王侯。索其能。何所不可以逞乎。幸富且貴。節若德於其親。事親之道畢。

矣。夙夜之養，居廬之節，斯固鄙之不足數也。嗟乎！卽立名稱，卓犖方內，爲豪傑之士，其本焉可問哉！豈仲尼之徒之所與與。無他，不安於魯耳。農父之自以爲魯，不敢忘其親也，不敢忘其親，故志在曾子也。誦曾子者，夫人而猶有忘其親者乎。

廬墓考序

古者喪居倚廬。不塗。既虞。翦屏。在楹。塗不於顯。練居聖室。無餘之室。宮之禮之。制皆中門外北面東牆下。白虎通以爲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卽墓而不反焉。孝子之情。無所於已也。戰兢夙夜。未始有方。然固所自盡。喪其著者。自輓近。凌遲。士大夫未習。燕樂旅行。不及踰月。蒲葦績絞。十有九稱。徒具文。而苦由辟踊。非喪事不言。誰思維則。猥云適忝。順也。中乏叔鬱。毀容之寔。痛高登本。託音之度。夫竹林曠佚。談老莊。步兵嘔血。數升。臨訣骨立。巨源以六十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夫安知夫其情耶。禮教寢矣。風世歸俗。卓行尚焉。漢晉以降。往往顯者。滅性毀先。

王之節號伏冢側哀終其身甘露赤芝連理烏鬼之祥卒用數
見蓋亦至誠感云歲己巳智曾王母卽世時年八十有六。大父
明年七十哀墓喪次不異孺子禮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
唯衰瘵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曰雖然爲人子者焉敢安也既
而殯于天馬乃爲茅舍於其側曰慕亭日哭臨焉謂智曰而曾
王父沒葬於蓮山北堂奉養不獲朝夕歲自元旦往嗣月繼之
往喪日悲號奔走中心是悼茲不可以遂與三月卒哭弗敢過
也乃旣祥猶未間傷故之以蓋中月而禫而永訣矣嗚呼養學
杖國之老終于廬墓方宋支資陽元郭亳州未能詹也因凡古
孝子行廬墓者次之箕以述吾祖德焉寡覲抄聞故多疎畧謹

能據據所知。粵漢暨今。以代相叙。芟煩更撰。必悉它嫩。務取諸
實。以俟補闕而已。若敢探允。懷龜勉孝弟者。亦所不隱也。

廬墓考論贊

亮陰三祀。書嘉弗言。三代以前。居喪未嘗多著。聖門子。嚮子與。子深嘆之。顏丁高柴。樂正子春。練冠垂屐。比御不入。蓋其彰者。繇春秋逮戰國。乘舟之思。新城之恭。尚不數數見。齊晏桓子卒。晏嬰。蓀苴杖藜。食鬻。居倚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傳曷爲乎附之。記其鮮也。端木反築。亾亦亾於禮者之禮邪。抑秦惡孝德。然書後莫悉耶。霸陵遺詔。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盡七日釋服。夫三年不行久矣。自此詔後。始得引爲漢制。又聞爲薄太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必於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更制三十六日。而應邵辨其非是。據薄太后以孝

景二年崩。最當建武政多趙簡。大臣不得告寧。至元初初始詔行三年喪。服闋還職。陳忠所疏。良切矣。余讀漢書。累見察舉孝廉而究罕可稱述者。翟子威以織履給資之母。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制。薛修送歿太官持服。而贛君相駁不和。其時可知也。恬侯白首躬澣。孱踰執喪甚悼。杖迺能起。雖躡躡而實馴行。固讓之何哉。巨先庶幾獨行寡二矣。梁安民趙宣葬親不閉。延隨行。服二十餘年。仲舉以五子罪之。惡其顯也。若汝南安平陳留臨淄。焉慕致毀。出於天性。豈以爲名與。

爲楊雄與桓譚書

辛未澤社課

余嘗悲以雄之好古，遂無知者，徒慨千載下有子雲耳。當時獨桓譚以爲絕倫，想其對王邑嚴尤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嗟乎！書遂以祿位容貌重乎。

雄再拜君山足下。雄不佞，偃蹇且老，自惟終世無知我者。顧足下不以爲謗，劣而好之，遂以爲絕倫。僕何修而得此，特以足下好我，欲與足下一述生平，闕然未有報，請畧言之。輒自謂何其遇之窮，又未嘗不自笑其爲人也。雄少故魯家貧，世世業農桑，雄又不喜事事，顧獨著書，饜飶不贖，斗酒彈琴，自歌而和之，頗

以爲此舉，它人不如。長復佚蕩無備，不好握齶，以故無鄉里之譽。惟志所覽古今，明聖詰之，指歸求所自見，有所得，然而湛思之，亦不爲章句小儒，徼名當世。年四十自蜀來游京師，奏羽獵甘泉，河東長楊諸賦，除給事黃門，得不乏饗，殫足矣。嗟乎！世之所爲尊寵者，詭世取容，弼弼以自通，蒲服幕府，俛首戚里，下車趨門，傳呼寵甚，苟得所當，卽爲人庸，使以求簪，曩何惜焉。是故鄉里樸遯，扶筇索能，皆縮印鞞，論說不根之士，慧有口，皆得超遷。大者起徒步至宰相封侯，而徒倚私門，肺腑阿邑，薦擢以顯者比比。爲卿大夫，享厚祿，不可勝數。然且鄙攻苦食淡者，何乃不肯錄錄爲也。斯吾固顯受其鄙耳。所拳拳者，體天地之撰，明

聖人之中道。此必不容自己者也。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大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而其所自得者。在太玄法言。法言以時有問者。用法應之。易藏參天於兩地。而人無會通者。故特闢其參焉。此太玄之所以作也。夫聲之聒者。不可聞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琴而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誠爲施威池。掄六莖。發簫韻。詠九成。則莫有和者也。嗚乎。當今之世。舍足下誰歸與。此固難爲俗人陳解也。卽懷材之士。范君劉君。亦嘗見禮。然子駿觀玄曰。空自苦。恐後人用。

復警菰也。貴知我者希。老聃之遺言。豈不亦信然乎。知之矣。誠
毋足訾耳。好古樂道。古聖人之所尚。僕固有以自守。泊如也。又
不自幸。幸得足下。僕歛復何恨。至於位卑履空。不能取高官尊
寵。此非僕之所恨也。僕老憊。世日溷濁。又何辭辭。獨念君山不

真謹再拜。

梅朗三詩序

以予觀言詩家至今日未嘗不作而歎也。詩其亾乎。至宛見梅子朗三氏讀其詩。詩不亾矣。謂余其言。余言難言也。苟事操觚。無論業一編。卽以服青編行道中。區區協平反末耳。何所於此。卽所以爲土圭者。得一語相爲名高。一時翹明。又苦務臆博。何如自爲其所爲。夫爲之者固已如此其美矣。言之何難。苟言之。誰然之哉。詩以言志。情動於中。故形於言。古之人典於學。旣深發其餘爲聲歌。大率據悱惻。託於比興。上下其觀。無慮皆仰古俯今。有所發憤。伸指搔掌。不觀其深。身能知之。飲食宴樂之什。艸木之易。日月之序。蓋其感也。作者之志大矣。豈爲若是已耶。

乃學者學新聲靡靡字句間務爲婦人之容吾淺之爲丈夫也
以今言之何元馳騁沈澁越齊梁沂晉魏至於漢元衡蘇李枚
叔間哉卽唐天寶前諸家已寂如絕響且曰不足道也然其能
爲天寶以後者猶可言也古今殊風何所宋與元不得侔三百
與尤而效之不但井里知之鄙倍而美以爲韶箎耳夫然而謂
律聲之諧初盛最古源於比興宜則漢魏是由聆鄭衛之音曲
終而奏雅不已悲乎朗三爲人魁岸與論天下事何其宏覽博
物君子也騷之聲歌其情深其指遠律體諸篇音鏗鏗出金石
古詩雖建安諸子不逮也曩者禹金先生倡東南信陽北地歷
下諸君子藉以益振朗三其善述祖德者乎至今誦先生集猶

能惟作者之志。著述犁然。卽如古樂苑紀乘諸書。其木鐸天下者。卷卷如也。朗三又振之。天下其興與。余故樸遯不敏。不敢高言。然辱與朗三言志。其言同。獨汲汲者。好古下帷相勉耳。年皆二十以上。日月甚長。後當自進。且記于此。

朱貞吉王孫絕命帖題辭

絕命帖。宗侯朱貞吉先生所書也。先生工時賦。多著作。旁及臨池。莫不盡善。時爭購其字千金。先生之以爲傳久矣。於世矣。其孫仲韶又手持絕命帖。遊四方。豈惟欲以傳其書法耶。手澤存焉。焉敢忘乎。余觀其帖。先生易簀時。書以示子若孫者。夫人多通負材。豈無所以發憤於世。稍稍自矜。乃先生則皆溫溫仁孝言也。遺戒後人。古訓是式。蓋其厚與。天下之傳絕命帖者。又豈惟傳其書法邪。余從者生聞仲韶其人。又多通。如其王父。余雖未嘗見。歎手持先人之手澤。不敢忘。毋念爾祖。其有焉。有孫如此。益以想見先生之風。

龍唐山題辭

余往遊台宕括蒼石門諸勝。自以爲天下名山之峭拔者。無如此方。今年來越州。遇一唐昌僧。手龍唐山圖志。余覽之。是固余祖居之壤。率山南七枝之一也。率山卽大鄣山。水經所稱三天子都。而葉石林不知者也。自大鄣起龍鬚南七十里爲問政山。山南爲大明。自都亭度昱嶺。起一峰爲鹽官。齊安國師道場。唐宣宗潛隱處。南出秀峰銅坑。抵睦州。山之東爲竺嶺。度龍池。北抵宣州。正東一峰爲無著。楚南諸祖道場。東出天目山之中。爲星巖。佛頂清涼三大峰。是爲龍唐山。竇掌和上憩其巔。而三祖緣亦嘗陔先入此。宋咸淳四年。度宗以母后乳癰。得明瞻禪師

法水瀝之立漉。度宗大悅。賜龍唐四十里。營建梵刹。五泚宸章。真此山之遇乎。亦猶雁宕之至宋始顯也。此山在萬峰之中。大有十八面。分有三十六曲。巖洞怪石。林立劍擁。幽窟如宛甃。踞者如獅象。千湫百泄。瀟注其間。巨木菁深。人跡罕至。攷其寺。距昌化七十里。余歸路當繇此入新安。登三天子都。分游諸勝地。因先爲之題其概如此。當造其峰。乃可作記。詎當如孫興公未至天台。而以一賦塞責云爾乎。許叔玄遺逸少書。稱此方金堂玉室。仙人芝艸。若余能果此遊。則藪叔玄所稱必多多矣。

將歸賦

秋八月兮多西風。余獨何爲兮江之東。澹弭節兮在渚。攀薜芷兮洲中。紛陸離兮余珮。錯寶璐兮垂長璫。被石蘭兮齊蕭艾。嗟衆芳兮何以異。超余車兮叢薄。驟余馬兮亭臯。往復來兮遲遲。顧邈邈兮勞勞。羌製衣兮芙蓉。殘念遊子兮天無寒。百爾所思兮在長夜。風雨至兮山之下。雨冥冥兮風脩脩。山無人兮木秋。所思兮不得見。遠遊兮難久留。望故鄉兮浮雲馳。君不歸兮歸何時。白露降兮沾人。歲將晏兮安所之。

瞻陰雨賦

瞻陰雨兮蕭蕭。西風發兮颼颼。林札咲。肝以天殞兮。潦膠盤而
長沈寥。余紆軫以瑟居兮。罔勿冥冥其何極。路幽拂以長鞠兮。
獨堙鬱乎山之北。山中人兮鳴玉琴。璐錯石蘭兮。珮參參。風雨
膠兮不已。閨無人兮傷我心。望所思而畔換兮。采三秀而莫與
嗟芬弗之匿。楹薄兮。齊莽莽於枉渚。側啁嘶之鳴雞兮。響山椒
之渴且。砧石歲痍以隱。麟兮。振谿蹇產以漫漶。鬼目蕭華。霍靡
而不可丞兮。髦夫商棘參菱而不見天。號貓貍。狃騁於步欄兮。
卽且蛇虺連蜷而蜿蜒。頰怵愁其焉敢眠兮。覽塊圯而虛自咎。
歎斯世之難處兮。又奚之而可適。夜耿耿兮。雞不鳴。睇東方兮。

何時明獨儲與兮不寐長太息兮人生

蘇武子薊西雜咏序

余與豫章蘇武子同客秣陵。酒後賦詩。已自誦其薊西雜咏。歌
余九將而和之。遂相與爲不能已。嗟乎。薊西雜咏。武子已已處
都城作也。當是時。薄城下。兵檄重迹。公卿股弁。計不知所出。
士有相對泣耳。武子方色不變。談笑而賦詩。何壯也。夫豈無謂
而若是者。其詩也。蓋歎也。觀其所作。多指當時之事。然又不土
書。明言其故。或者爲策畧。獨作詩以紀之。詞隱而風。是何所不
可與。余反復至此。竊伏自悲。以爲士讀書。有意天下。豈不欲登
明堂。條對急故。乃困於艸莽。上容不得志。苟如古者布衣見天
子。今無其法矣。無以則上書公卿。執政問。以爲嫚易。徒見疏遠。

退而賦詩庶幾免詬病焉。士傳言安得明也。等諸商旅於市。又何以上聞乎。憶圍城布衣。亦嘗得見天子矣。然才不勝任。事以潰敗。後之待徵者。又譁衆取寵也。徒塞賢者之路耳。嗟乎。悲歌者自負其材。必不能終委溝壑。况天下多事耶。東西告者數矣。卽魏邑豪。夜呼而起。城郭爲墟者數矣。當此憂亂。悲憤益甚。士且不得歸鄉里。守田園。以咏歌晏如也。雖欲不遠遊。將安之乎。武子爲人。倜儻且異能。好遊四方。自言少生長安。嘗馳馬漁陽古北平。觀險易。習兵。考錢穀之數。遊長者。析時事。詳其利害。隱然有指掌急國家之意。以余聞其言。實有所本。酒後縱談。猶之處圍城。色不變也。然其與世俗處絕。未嘗明言之。知之者以

爲有懷也。不知者以爲能賦詩耳。余亦不欲居鄉里。雖愚劣。有意天下。好切指當時之事。而又言之。惟恐其明。讀武子勸西雜咏。悲矣。誰悲我者。於是州書其篇首。而武子亦爲余敘九將云。

陳百史詩序

今天下方工博士家言。急爲世資耳。它詩古文辭。何必事。事之者不乏。然吾不能不慨雅道之喪也。豈風不可復與。何知者之寡耶。余少魯。然知好古。不善流俗人之言。以故雖欲遊方內。未嘗爲人論說。乃者何幸得百史與長言之也。百史采獲羣言。博綜來古。所著述不可悉數。詩則其一。以喻志也。邸舍相遇。百史酒不過數行。而好激難。終亦歸於忘言。余不揆以爲能知百史。而先論次其詩。詩泯泯乎皆雅南之音。黃初大曆。哀然進之。然竊不欲以詩論百史。百史爲人魁岸傑出。多知自將。古所稱倜儻英駿之士。方之蔑如。自槃辟得拜。驩同細席。傾心期。每無不

得至石半。酒後起舞。往往述其所歷。俯仰當世。已爲泣下。古處
凌遲。良可契契。宜其詩之鄭重。而又淋漓也。以百史其才。遨遊
燕齊間。所與交。皆天下賢士。顧獨與余言而好之。余曷敢不以
古之人爲望哉。夫士上者能好立名稱。然於古今實無所當。僅
僅挾浮說。一再不遇。又焉慨耶。退而不執何。徒發憤於當時。咏
歌消搖。無益。雖然。攻苦寡效。既無所指陳。以爲足多者。相見諷
諭。又不肯一永言。果其蘊藹艾而不辨也耶。百史今出矣。天下
多事。國家求得人。且莫應詔。其將以誰昔抵掌當世者。一觀其
要難。務稱上意。百史勉旃。余雖無所事事。亦欲歸田園。納書史。
考成敗。或者猶足以奉大人之采擇。嗟乎。又非其時矣。猶是咏

歌無間。爲足遣耳。百史最沉寘于昌黎。其將自許奏郊廟。頌明堂以華國乎。然百史之詩。如下太行羊腸阪。驅之緩之。兼取其意。未嘗不切天下之急故。又未嘗不慕煙霞之曠覽。百史才裕力勤。其致福當相讓矣。誠恐忽然迫起。安石撞車。煙霞旣不能。急故又不勝任。余則早知安于廢人。相與嗚嗚而已。

小山詩十九首序

余來白下。偶同灑上。驅車游市中。灑上顧我曰。此間有人能詩。書不與世俗事。不務立名稱。不好客。然獨好我。好我當好君矣。於是入其家。飲我酒。誦其山詩十九首。又何其超然遠舉也。余顧謂灑上曰。余數不欲與世俗處。然不能不好世俗之客。復日遊市中。豈有所不可哉。觀小山遠舉之志如此。又咏歌處秦淮間。何也。小山曰。飲酒而已。何遠何近。

孫武公集序

余往與農父。克咸處澤園。好悲歌。蓋數年所。無不得歌。至夜半也。農父長余。克咸少余。皆同少年。所志同。言之又同。往往酒酣。夜入深山。或歌市中。宛若無人。人人以我等狂生。我等亦相謂天下狂生也。余有叔爾止。舅氏子遠。雖非同輩。而年相若。且引繩排根。不知柯。故風若。惟老父嘗戒之。然感於中。形於聲。不能禁也。後此多爲遠遊。見天下士。稍稍知世俗之故。見人多不高談。獨歸來。呼二三人。歌而和之。耳年以來。變亂狎至。不自我先。故鄉爲州。竊殘逞。又益之暴寇。旁午流離於外。其悲愈甚。克咸改號武公。出入危城。親當矢石。環控之餘。狂歌不廢。豈惟窮愁。

而後作耶。方今匈匈所可擘腕者非一事。勿謂艸野生無與也。故每好言當世之務。言之輒慷慨不能自止。又自怪其處末世非所宜矣。有喙三尺。安所不得吾鳴鳴乎。今年余與農父多病而克咸所作最富。余適無所事。得盡讀之。錄其生平爲雜雅集。自樂府以下。反覆咏歎。指遠思深。若收中吾。若吾咄耶。余知其意而歌之。亦可以不自嘔血矣。然克咸豈欲人知其意哉。我等雖困賤不遇。常流離後。亦無不得酒酣至夜半。猶澤園時也。然或相視大笑。或已而泣數行。此其意又非人所知也。則豈不欲以詩風天下者乎。天下其誰可以風乎。古之人望有知我者。至於後世。蓋非過也。後世有讀其詩者。問其改號武公何意。意已

倉况矣。左張弓。右濡毫。盾上磨墨。下馬露布。奮臂以當車。鞭亦非詩人之幸。又况不然。誰寔用汝。

陳臥子詩序

余束髮時爲詩。卽與天下言詩者不合。年二十。乃交雲間陳子臥子。志相得也。嗟乎。博聞者寡矣。亟時取寵。惡事於此。彼其中無所發憤。俯仰於古今。苟有所作。能免於時趣乎。何責其韞藉騷雅。存比興也。臥子負天丁材。欲有所爲於天下。然厘退而著書稱說。稱說之不足。又呻吟之。是以其音沈壯多慷慨。余亦素慷慨。欲言天下事。而不敢。但能悲歌。歌臥子詩。抑又自悲其志矣。或曰。詩以溫柔敦厚爲主。近日變風。頹放已甚。毋乃噍殺。余曰。是余之過也。然非無病而呻吟。各有其不得已而不自知者。子長過大梁。嗣宗登廣武。退之祭田橫。吊望諸君墓。永叔出守

欲求祥鳳就擒之處。子瞻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柞之感。淮陰不終之恨。其宵次發吳鉤于硎。切割古今。且得一駘盪以暢其致。不覺爲人所目。曰此無病而呻吟。今之歌實不敢自欺。歌而悲實不敢自欺。既已無病而呻吟矣。又謝而不受。是自欺也。必曰吾求所爲溫柔敦厚者以自諱。必曰吾以無所諱而溫柔敦厚。是愈文過而自欺矣。日當流離。故鄉已爲戰場。困苦之餘。蒿目所擊。握粟出。自何能毅。此果不敢自欺於鳴鳩之淵冰者。江南全盛。臥子生長其地。家擁萬卷。負不世之才。左顧右盼。聲聲黃鐘。行且奏樂府於清廟。歌辟雍之石鼓。備一代之黼黻。以觀逝波於中和。豈不偉哉。然歌臥子沉壯之音。亦終不能日欺其

慨懷也。余少臥子五歲。而觀狀貌似予長。同志旣寡。撫時擊節。終歸不欺其志而已。豈特騷雅比與之指。不可以與世人曉哉。

陳昌箕詩序

余往讀昌箕詩。如登華頂黃海。披襟當風高視一世。然後有所指點。以爲此曠觀不羈人也。今見之。又恂恂長者。已握手道故。則慷慨不能勝。四顧無人。談天下事。遂至哽噎。且置之。沽斗酒。相視而歌。擊節和之。卽以此歌爲逍遙遊。乘雲氣。騎日月。曠矣。曠矣。又安知有是之非之者。然再三歌之。作詩之意。與序作詩者之意。皆往往在彼不在此。古人遨遊名山大川。其所涉歷。與見聞所得。大抵作詩者之志。又豈獨在此耶。昌箕歸語我自。得奇山。在鰲峰下。卜築其中。可以嘯歌。然又豈我所以望昌箕者。江干喪亂。流寓苟全。一丘壑竟不可得。欲望如君之坐而嘯。

歌抑何幸乎。余每幸此一曠。以自無其言。如一歌則悲。其苦更甚。故嘗忍而不作。大白陶然。雖居金陵。遊覽絕少。昌箕旬日。而有金陵艸人。率以敏多之。不則稱豪爽也。我正見其悲苦耳。天下士好慷慨。而又能自曠者。自待之厚不厚。非衆人之所知。惟其非衆人之所知。故願君之寧曠以自厚也。然則好慷慨者。豈自待甚薄者耶。余別昌箕而齒酸及此。又何以望嘯歌熬峰下者。忍而勿慷慨也。

麻孟璿古逸詩載序

詩何以逸也。仲尼刪之也。仲達漁仲。又以爲夫子無意於刪也。考季子觀魯。在襄二十九年。至哀十一年。夫子反魯。以所陳無所遺。則謂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豈不信然。然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止三百五篇。又况上兼隆古。則龍門氏稱三千。不爲多也。取其可施於禮義。遂與聖人之意悖乎哉。以余觀孔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說者以爲雅詩歸雅。頌詩歸頌。此一常人能事耳。曷聖人爲。詩皆樂也。剛其不合於音者也。正其音。因正其義。後世不知審音而音亾。辨義而又不知所爲義。義又亾。嗟乎。相沿湮失。音旣不可考矣。

溫柔敦厚。垂爲詩教。其義不可以與乎。吾友麻子孟璿之載古
逸詩也。義存焉耳。自經傳外。旁及佚記。斷簡。靡不畢載。又勤討
之。訓釋其故。使咏嘆之士。知所從來。以今觀之。大義較如。其有
聖人之遺意乎。帝王箴銘諸類。亦詳其聲協。動人戒謹。中間貞
女義士。感時譏諷。往往獨多。豈非聞之者。足以戒與。諸如樂章
笙歌。無其詩。存其名。欲後之人。毋忘音。因以忘義也。迄於里巷
諧謔。必兼采之。亦所以觀風俗。稽得失焉。雖以秦焚書後。多所
漏畧。卽傳者。當殘壁購獻之餘。豈無舛失。或譌僞作。然此一切
載之。取其粹。殊咸備。學者得以大觀而考也。有裨好古。功豈不
盛哉。三百止商周。上古之詩未備。得此遠溯羲皇。可稱極則。終

於西楚。猶風之列秦也。使仲尼起而正之。亦所不廢。班孟堅所云。諷誦不獨在竹帛故者。正此義也。知孟璿載逸詩之義。詩之義。可以不亾矣。余素好誦詩。以爲咏歌之中。可以移人性情。且小子之學。在是。故嘗間取古今詩刪之。今讀孟璿所載。又殊自失。抑又自樂。而序其義如此。

血書孝經題辭

讀魏子一血書孝經。未有不泣下者也。余嘗夜過忠節公之里門。展拜坊碣。子一慟。余亦不能仰視。忠節公可謂有子矣。當刺血上疏時。聖天子爲之咨悼。辨折廷尉。眦裂面驚。氣上薄天。公卿以下。鮮不動色。諸白父寃者。皆因以揚名請謚。子一何如人哉。居恒哭泣無已時。又血書孝經數本。自以泣盡而繼之以血也。視虞氏所紀孝經集靈諸行爲。尤至矣。子一居陋巷。衣粗衣。食糲茹苦。若將終身然。不獨與不戚戚於貧賤埒也。嘗自以爲不孝不弟。無以爲人。書血以自贖耳。嗟乎。世之爲人後者。無慮皆侈車騎。圖田宅。或藉先人之名。干澤恩。有司家於是矣。是何

不一而足。孝經乎哉。忠節公素耿介。家故貧。子一有父風。不務爲世俗。閉門讀書。靡所不究。將出有爲於天下。以報國家。子一者可無愧孝經矣。子敬從于前。子一自於後。此所以有魏氏父子也。千古下傳血書孝經。將以爲幸耶。不幸耶。魏氏父子之血。豈好名者所能出耶。余讀竟爲泣下而題之。

稽古堂雜錄敘

吾與周農父處稽古堂。息焉遊焉。則以其所聞錄之。或語客客謝去。錄之。孫志典於學。既聞耳矣。其於諸氏尚猶頗有存者。則豈不得以其聞爲非是乎。本聞此論非邪。比誼會意。家各爲分。漢以後然矣。俗故以之習所見。學於古訓者鮮。其拘儒又未觀其會通。無慮有今世之沾沾也。文章得聞。本詩書禮樂。別有以識其大者。茲則小者爾。所謂限小節也。客爲齊王畫者曰。且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吾將以與釋常談並也。得無其難者乎。吾寔無異夫爲難也。有以當其用。有有之用。故錄之。錄之殆爲無用者。

泊軒記

越中吳子以泊名軒。又走千里求入記之。余未見吳子。未嘗至所爲泊軒。或負山。或臨河。皆不得而論也。讀其書曰。獨念世之苟爲榮祿者。冀之彙傑自命。以天下爲己任。稱大經濟。卒也無慮。欲富貴耳。獨計迹或不蒙。何以自便。蕩軼。乃曰。丈夫貴作用。何爲拘拘必於儒者哉。銀艾高蓋。何不可自揚揚也。黃金百鎰。何不可攫而取也。特以用於當世耳。當其廣施予。任機智。可以揮數萬金而不顧。至用所不繼。必挾勢力以啗之。何知仁義以嚮其利者爲有德。躁而求勝。與挺而走險。何以異耶。當世亦既景慕者。從傳爲美談矣。有澹泊自好者。相與笑之。以爲無所取。

用也。吾處此世而不能自勝，又不能逃，故築此軒而居之，尋笑
武侯生今日，又豈見尚於世耶？此所以臥隆中長嘯也。今日泊
軒，將閉門自居，不使人見乎？抑開門邀賓客飲酒，縱樂其中乎？
曾知老子之泊兮，卽尼山之浮雲乎？泊軒之意，不在開門，不在
閉門也。倘欲使出入此門者，不媿此門耶？倘欲使天下之開門
夸馳與閉門嗜舌者，皆思其不能淡泊之故也耶？如其不能，魏
牟重生，是一莖蠶，猶且不勝，則退之所云一室之中，有以自娛，
亦一桑薪也。滄溟入吾之池，五岳入吾之牖，古今圖藉入吾之
榻，何內，何外，何開，何閉，天地在此軒矣，何不可與天地間之人
共泊而共樂之。

靜深堂記

樹必怒風。江必捲濤。然實靜也。實深也。以言乎通。則靜而立。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載在易傳。人罕有知其幾者。大微余子。告余以所居在鄆山下。卜築一室。自顏之曰靜深。屬予記之。處此堂者。會心遠矣。世士毋論多浮慕。卽號傑立者。慮皆好動。期有所表暴於世。或廣撻曼詞。或卓樹瑰行。辨口快耳。可以取寵。天下相從以爲名高。又動卽尤而效辱。雖自謂所蓄積至深。與示人以深不測也。羣目其爲丈夫。吾淺之。先王父廷尉公書武侯之語而戒我曰。非寧靜無以致遠。而本於澹泊明志。誠以澹泊乃能深耳。才須學也。學須靜也。誰觀其深。乃得其靜。人情大

抵欲富貴，稍貧賤，卽欲爲豪俠，親豪者以自居，豪固可以比富貴耶？抑將以傲富貴耶？秩秩廉隅，鄉里自好，則世所不足取矣。太鄉里，走通都，遊大人，何莫非賢者也？吾見有閉門居一室者，卽可謂靜深矣。然太史二十游江淮，過汶泗，探禹穴，豈可以不靜不深病之乎？卽澹泊寧靜者，亦以流寓抱膝，自比管樂，稱爲名士，想見其氣，又何嘗不豪哉！故余又論其志也。志靜深者，動亦靜也，淺亦深也。百原之家，學曰：天地之心，不可以動靜言。未嘗動靜，而又未嘗離乎動靜者也。知此者深幾矣。知神於深幾者，不落深淺矣。大微之禁此堂也，附名山以傳耶？將以此自怡悅耶？亾其效明志以致遠乎？寧靜在乎澹泊，澹泊在乎學。學卽

不落動靜者也。學固超於富貴貧賤之外，而不碍乎富貴貧賤者也。余故未登此堂，或入通谷，臨絕壑，多深林豐州，乃望而懷之。知此堂中之人，沉篤好學，圖書載籍，琴瑟區鼎，左右秩如也。朝於斯，夕於斯，市井之驚，不敢思矣。方自歎家有艸堂，不獲寧處，而流寓市上，猶欲幸一日閉關，卽樂一日之志，可以自省。差考其學業，今朝夕處此堂，仰而視之，曰靜曰深，未有不自見其天地者。愚者嘗以未能過此，則老子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固處堂之切語也。敢藉口本自不動，而忽此靜深堂，爲偏高哉。故述其所聞，以爲大微記。

祭馬太僕文

嗚呼。先生上下六十年所。其篤於家。佑於國。作人鄉邑。悉數之。更僕。雖歿。與人之誦。蓋有辭矣。吾黨夙昔所爲。雖樸遼歿。欲其。澤於儒術。褒歿復古。聞之者。見之者。希吁相告。謗諭訛訛。所可。道也。言之長也。先生喟然謂情。若曰。是甚盛不朽事。百餘年。我。未之前聞。大江南北。蔚如矣。今割席分坐。如膠維耳。職涼善背。同哉。朋黨匪彛。寡廉鮮耻。胡可勝憐也。乃者既相以文爲侶。遊。必慎澤。將爲國家文學方正之士。居官服政。又安忍詭權執。阿。邑所好。以滅義不見節乎。不然。不寧惟異時。卽今何爲理於里。中人。若幸有材。從諸名賢遊。其無負旃。智等是以得介左右於。

先生明德瑰節。屢能識其大者。先生爲人公廉。以義自將。所在清直見稱。初令分宜時。治無文深。已責稍入。或且被督。幾不測。然至士民顧化。爲之勸輸將。積道且數歷年。令下三日。足共具牛車擔負。千乘曷過乎。夫喬詰勢斷。凌米鹽。何所不得聲譽。稍有所求。以通好獮高等也。先生憫悞無華耳。未嘗一介行李。輦長安問諸貴焉。卒覲署南部。問問亦弗及。其得入西臺也。即豫章萬鄒諸君子引之也。中間視饒持斧。三輔齊魯。願號難治。然砥清直。較爲分宜爲尤者。大氏好直言。不畏強禦。素蓄積爲賦。故所激揚。威稜懾鄰。嘗以爲侵牟其下。願比其上。此矯虔罪埒耳。深疾之。耽耽者側目。不敢因開說。治矣。何願其爲中訶。思所

以中之已爲行取者易部。自其任重。不稱當事者。指遂誣以潛
管內察。竟左遷。挂於外。先生辭不拜。歸子舍。乃老。概不以峭駁
逞執政爲行能。足侷敖人也。後以他薦起。光祿勳。尋晉太僕。先
生又適內艱。可謂不遇。然先生何嘗重自失志悲哉。子丑之歲。
璫禍遽起。君子重足一迹矣。洪惟作威。相軋動以姝歛。銳身激
昂其間者。孰我仇仇。何故不風意。賣我以市寵。又况鄉不相能。
彈詿之邪。何尤乎其免也。今聖天子。給諫命。除故職。言者交章
多之。蓋其時與會。執政又先時所抗簡者。擿缺之極之。擠其啓
事。不果。竟鬱於大用。以卽世。能毋擊盪乎。惡。世之君子。苟富貴
卽慮權勢之一旦。惟貨賂以爲要質。交驩執政。受爵不讓。何以

矯矯爲家富而出官耳。旣已取尊官厚祿，爲交遊光寵，誰費用事。事之人且事我，我乃罔藝。貪怖怯氣，報匡背也。訾重幣也。美田宅也。偷樂焉耳。誰議詠之乎。委蛇取容，明詘所爲，何傷。如此爲士，特卽且沾沾慕之。修廉罔厲，節義無益於用。果無謀矣。噫呼，不詭權執。阿邑所好，如先生者，豈不難哉。先生爲諸生時，罔已引義慷慨，及貴，倨歷朝居鄉，猶布衣。然深嫌退，與人言稱美，辟不效，始終不以行能自矜。此先生所爲，以文學方正，訓示後進，誠孫子也。竊今紬遺緝，覽先生數歷疏議，凡百七八十上，卽如辨代藩之訟，爭福府之田，繩制科之弊，剪左道之惑，危言議論，何其斷斷也。豈非文學方正傳後世不衰者乎。以先生之

德雖未嘗柄國。然跡行事。溢於家國鄉邑間。若是其盛。乃今倚
若昆季。皆材知深美。爲宗廟器。已斤斤文學方正之士。卽奮志
於朝。繩先生所行事。先生九京。其拭目待之矣。